

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火腿换骡子

古代科举考试,素有“秀才靠文章,举人靠运气”之说。秀才考试,由府县举办,几百人中选出一二十人至四十人,总人数比较少,考官可以认真推敲考卷。秀才考举人和举人考进士,属于全省、全国性的考试,人数多,时间紧,考官十天之内要看几千本卷子,每一本都是之乎者也的八股文,如何一字一句读下来?考官们每天看卷看到精神崩溃,难免稀里糊涂,或许就随手取一本应付一下。此情此景,对于上榜者,自然跟彩票中奖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。有个考官把试卷围成一圈,拿一个鼻烟壶来,在桌子上转一下,壶嘴指到哪一本,哪本卷子就算上榜。

但应付也有应付的规则。当时规定,每本试卷都得有批语,尤其是落榜试卷,考生取回去还要根据批语查找原因,查遗补漏,认真学习,再接再厉呢。若干考官连卷子都不耐烦读,哪里又有心情写批语?于是事先准备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纸条,比如“思想性不强”,“不讲政治”,“语句不顺”之类

的,让仆人贴到试卷上,万事大吉。

但有一次出事了。一个举人取回自己的落榜试卷,但见上面赫然批着四个大字:“火腿一只”。举人立时石化。一打听,这个考官他居然还认识,于是拿着试卷找考官理论。考官也傻眼了,说,这是我讨要夜宵时给后勤部门写的条子,他们怎么会贴到你的试卷上?

听到这样的回答,考生更生气了。你作为考官只知道吃火腿,我的卷子你看也不看,交给他们胡批!“他们”是谁啊?还不是你的家丁!你说这事咋办吧!考官说,我跟你也算熟人啦,没必要打官司吧?考生怒喝,什么熟人?我辛苦三年就考这一次,机会就这样让你给葬送了,我跟你没完!无奈之下,考官划出两条道;其一,我就是个穷翰林,打官司就算你赢了我输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;其二,我现在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头骡子,你想要就牵走,咱们两清,怎么样?

考生想了想,说,罢了罢了,牵着骡子走了。

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

从未存在的爱

爱情死了。这是表述失恋的很文艺的一个短句,据说,在年轻人中间很流行。

很多人都说,这个时代的爱情已经变质、物化、面目全非。女人们现实了,男人们也变得更加功利。爱情已成为一种快消品,今天爱上,明天不爱,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城市里的男女有哪个又没失过恋呢?尤其皮囊长得好,物质条件又优裕的那一撮人,更是以爱情为玩具,追求的是只在乎曾经拥有,哪管它天长地久。失恋更是家常便饭一般。

真正到了必须谈婚论嫁的时候,是不谈爱情的,谈的是房子、车子、存款、家庭背景。作为一个男人,以上这些你都没有不说,连长相都像车祸现场,那祝贺你,你很有可能被判无妻徒刑。作为一个女人,如果你没有如花容貌,家里又没钱没势力,偏又自视甚高,估计最后也会收获一大堆杯具。

爱情,其实一直都很现实。说它是人生的一味调剂品并不为过,谁要真把它当成了生命中的主菜,那才悲催。

纵观历史,我很怀疑,空灵曼妙的爱情曾经存在。野史上才子佳人的凄美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多情的男女。但细细研究,就会发现,才子们都是“外貌协会”的会员,看

中的不过是佳人的知情知趣与美色;而佳人们,大多都是些青楼卖笑的女子,之所以欢喜某个才子,也不过为后半生考虑择个良配。

刘巧儿唱道:“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,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,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,回家来他能给我当先生……”

哪一份考虑长远的爱情里面不是夹杂着无数个现实的条件呢?那些不管不顾,只是跟着感觉走,一眼就爱上了的所谓爱情,又有多少真正靠谱?

唯美的爱情永远只存在于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中。要命的是,因其稀有被广泛地传播,毒害了无数的年轻人,让他们对于爱情产生了极高的期望值。真正地爱上了,却发现,原来爱情远没有那样美好。巨大的失落感产生了,爱情也就在他们的心中死去了。

对于爱情,我始终认为,不过是包裹欲望的遮羞品,文明长河中的赘生物。它如夏花一般灿烂,又如流星一般短暂,猛然间燃烧起耀目的光芒,一转眼就要熄灭了。

但爱情死了活着又如何?我衷心祝愿天下有情人最后都变成至亲之人,相亲相爱一辈子,还是这个来得最实惠。

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

女足“外星人”

武小森说,戏曲和足球在中国都属于伟大的文体项目,伟大到戏曲界的祖师爷供的是唐玄宗李隆基,足球界骨灰级球迷供的是蹴鞠技艺高超的宋徽宗。中国古代的皇帝将这两个有着庞大“粉丝”的项目推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然后各自撒手人寰。

其实宋徽宗之前的唐代,女足运动就已如火如荼。太宗、玄宗都爱看踢足球。当时球门很简单,竖两根竹子,门后有网。球像弹丸又像月亮,外壳用“八片尖皮”,称为“气球”,用动物的“胞”作球胆,用嘴吹气。因吹气很费力,后来改为“打揲法”,也就是用一种小型鼓风机来给球打气。由于充气足球重量轻,弹性强,踢法出现许多花样。其中的“白打”,是无球门的散踢方式,以踢高、踢出花样为能事,主要适合于女子。这些踢球技术复杂,花样繁多,能用头、肩、背、胸、膝等部位触球,球在身体的前、后、左、右、

上、下翻飞。

唐代民间女子的蹴鞠水平相当高。据唐康骕《剧谈录》记载:京兆府的小吏王超,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,看见一位十几岁的小女生,穿着木屐,还能够接住军中少年踢漏的球,并一脚把球踢了数丈高,一气呵成,技艺精湛,足力不小。

当然女足最繁荣的是宋代,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热爱。《文献通考》中介绍,超级球迷宋徽宗,召集手下宫女153人开展联赛——衣四色,绣罗宽衫,系锦带,踢绣球,球不离足,足不离球,华庭观赏,万人瞻仰。可谓最早的女足职业队。球衣、球袜等装备一应俱全,观众爆棚,领导重视,回报丰厚,她们的工作就是取悦皇帝,当然是职业队!有次赵佶看了比赛,还写诗纪念。

史载,明代宫女彭云秀足球踢得相当出色,球在她身上滚来滚去,忽前忽后,忽左忽右,像磁铁似

的半天也掉不下来,一位诗人送了她个雅号“女流清芬”,相当于现代足坛“球王”贝利、“忧郁王子”巴乔、“秃鹰”布特拉格、“外星人”罗纳尔多。

前不久,参加东亚杯女足赛的吾国女足输了,灰溜溜回国。下了飞机,少有球迷迎接,机场上空弥漫着西伯利亚寒流,让人冷彻骨髓。显然吾国女足“白打”了,得罪了许多球迷,才会遭到这种无人理睬的尴尬冷遇。

这个场景不由人想起了《红楼梦》,在贾敬的酒宴上,傻大舅邢德全玩骰子输了钱,闷闷不乐,见陪酒的小么儿只迎奉赢家,而不理睬他这个输家,很生气地骂道:“你们这起兔子,真是没良心的王八羔子……你们就这么三六九等儿的了!”看到傻大舅真的生气了,一个帮腔的公子出来打抱不平。

看来,胜者,永远万人仰望;败者,从来无人问津。古今皆然,中外一样。

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



钓青蛙

穷极无聊,总有新花样,钓青蛙便是其中之一。

那时池塘湖泊很多,视野无障碍,随便在哪口塘边坐下,清风吹拂,芦苇沙沙响,水中浮萍开着碎花。鲢鱼细长,成群结队,受惊瞬间逃遁,身手敏捷,搅起一阵水波,片刻重新浮现,优哉游哉。被切割的蓝天白云在水中晃荡。这是青蛙的天堂。它们趴在浮萍上晒太阳,或者跳水,身体没在水中,露出脑袋,呱呱对唱。

钓青蛙的工具很简单,采根长树枝,系上细绳,另一头绑上半条蚯蚓。有时干脆用一根长稗草,稗穗打个结,伸到青蛙嘴边,有姜太公钓鱼、愿者上钩的意味。青蛙不怕人,鼓着眼睛,

闭着嘴咕噜咕噜,通常不理不睬,有的扑通跳下水,有的调转脑袋,将屁股对着你。偶尔有一只调皮的,一口啄住稗穗,钓者迅速一扯,青蛙被带出一尺来高,落进水里,蹬腿跑了。

我从没真正钓到过青蛙,这一点也不影响我独处的乐趣。享受池塘边自由自在的时光,顺便垂钓青蛙,就像来一碟花生米下酒。玩累了躺在草地上,扯两根草茎打架,看哪根先断。彼时青蛙呱呱,芦苇沙沙,鸟儿喳喳,散开手,清风中小睡一觉,梦见飞翔,醒来更加快活。

现在池塘没了,有也只是一坑黑水,落着蚊蝇。小孩们在电脑前垂钓,不知道周围曾经那么美。

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

燕射

古人似乎很喜欢射箭,打仗时候射箭,不打仗的时候也射箭。

比如说天子祭祀祖先,各路诸侯乌泱乌泱地过来陪祭,跪拜不整齐,影响观瞻,这时候天子把弓箭发给他们,让大家比试高低,射中靶子的次数多,才有资格上去祭祀。再比如说天子招待群臣喝酒,干喝没意思,划拳太俗气,也可以通过射箭来活跃气氛:同样的弓箭,同样的靶子,同样的距离,谁能射中,赏谁一杯酒。

在《周礼》中,为了选拔陪祭人员而举行的射箭比赛叫“大射”,为了活跃饭局气氛而举行的射箭比赛叫“燕射”。燕跟宴是相通的,燕射自然就是宴射。

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举行过一次燕射。当时是淳熙元年农

历九月,杭州城南有一座皇家花园玉津园,玉津园里摆了几十桌酒菜,宋孝宗在那里大宴群臣,太子、宰相、枢密使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各部尚书、各部侍郎和进京述职的地方官都参加了那场宴会。

酒过三巡,大家开始燕射。宋孝宗脱掉龙袍,换上紧身衣,第一个上场。太监把弓递给他,侍卫高喊一声:“看御箭——”群臣都恭恭敬敬站起来,看皇帝怎么射。只见孝宗从太监手里取过一支箭,搭到弓上,拉满,瞄准,松手,嗖,没中。孝宗不气馁,又取一支箭,再搭再射,这回中了!皇太子带头,文武百官齐呼万岁,向孝宗表示祝贺。

孝宗入座,换太子射,太子射了四箭才射中,百官齐呼千岁,向太子表示祝贺,孝宗很开心,赏了

太子一杯酒。然后宰相、副相、枢密使、枢密副使按照品级依次射箭,无论中与不中,每人限射四箭。一轮射完,孝宗赐酒,谁射中谁喝。这个规矩跟投壶刚好相反,您知道,投壶是投不进才喝酒,投进可以免饮。

在这场燕射活动中,宋孝宗的成绩还算不错,两箭就射中了靶心。这能不能证明孝宗箭法高超呢?不能,因为他射箭的时候,靶子两边各站一排侍卫,“御箭之来,能以幞头取势转导。”(《武林旧事》卷2《燕射》)等御箭飞到近前,眼瞅着它偏离靶心太远,就用帽子拨一下箭头,噗,中了。换我是宋孝宗,我不射靶子,专射靶子旁边那帮侍卫,谁让他们手贱来着。